書海漫遊 Books

蘇童×《黃雀記》

《河岸》後，蘇童寫了四年，
才有了新長篇《黃雀記》，
去年由台灣麥田出版社和內地作家出版社相繼推出。
這是蘇童第一次用三個字爲他的長篇小說命名，
聽上去有些明清話本的味道。
原本，作家本人想用《出水塔記》，
有人提議用《小拉》，
最後這書的責編說了句：我總覺得書中有一隻黃雀。

大公報記者 李夢

其實，單從故事內容看，用《出水塔記》或《小拉》作書名或許顯得不那麼出乎意料，因爲水塔，以及小拉這種南京人愛跳的交誼舞都是書中的關鍵意象。用「黃雀」（取「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之意）命名，初看可能覺得突兀，但細讀後從全書架構和邏輯上再考量，你會發現其實書中保潤、柳生和白小姐三人，正是互爲黃雀的關係。

《黃雀記》中，很多東西沒變，比如香椿樹街那慣常出現在蘇童作品中的地名，比如拒絕爲對話標上引號，以及那個遊走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濕熱江南街道上的少年。也有的變了，比如偶爾夾雜的諸如「money」和「come on」之類的英文單詞。而且，《黃雀記》中的少年長大了，走離「文革」來到當下。

上月，在嶺南大學擔任駐校作家的蘇童抽空和記者聊了聊他的新作《黃雀記》。

問：《黃雀記》講述的是眞實發生的故事嗎？

答：是有眞實生活依據的，書中男主角保潤有原型，而且那男孩的媽媽和我媽媽曾經是好朋友，兩家人關係密切，少時的我聽了很多關於這男孩的故事。他十七、八歲時捲入一場強姦案，事緣當時一性情比較開放、喜歡跟男孩子混在一起的女孩一口咬定他在某次性遊戲中強姦了她。事情越鬧越大，最後以這男孩被判刑收場。我到現在也不知道男孩子眞是強姦了女孩還是怎樣，而且人家現在放出來了，混得很好，我也不好意思問（笑）。不過那件事情一直在我腦子裡，撲朔迷離的，也是《黃雀記》故事的最原始來源。

問：二十多年前的故事，爲什麼現在才寫出來？

答：原來沒想好怎麼寫。腦子裡的故事總有個發酵過程，你也不知道會發酵多久。有時候幾個月，有時候長一些，這個故事從發生到落筆，差不多二十多年過去。

問：我發現《黃雀記》和您之前的作品相比，語調似乎更輕鬆，有時候還刻意在中文句子裡面夾雜一些英文單詞。

答：因爲我想寫得好看一點。這個作品和之前作品不同的一點是，漸漸把時間拉到當下。當我要表達當下的元素，希望用一個幽默的方式。

問：所以其中的幽默是有意爲之？

答：是的。批判還存在，但我認爲的批判不是尖刻或嚴峻的，而是能在批判的過程中保持一份相對鬆弛的狀態。

▶《黃雀記》去年由台灣麥田出版社和內地的作家出版社相繼推出

問：書中你提到很多有關信仰的問題，譬如井亭醫院的神經病患者將菩薩供奉在醫院水塔裡，或者白小姐說「毛主席死了好多年，幫不了我們了，還是菩薩管用。」等等。是因爲最近開始思索個體的信仰問題？

答：我覺得小說中切入社會或者政治問題，完全看你在寫什麼。我並非要刻意帶入「文革」元素，只是你寫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故事，那個是避免不了的。而講到現在社會，不得不提的便是廟堂裡的香火。那跟宗教其實沒什麼關係，或者說，是實用主義的表現——人們去進香，祈禱的不是神，而是希望神保佑自己，身體健康，孩子考上大學，等等。中國人說不清楚靈魂是什麼，因爲沒有宗教感。魂被抽象爲很奇怪的東西，一股煙，一束光，或者蝙蝠的屍體等等。《黃雀記》中，我安排保潤祖父這個角色貫穿始終。有罪的無罪的都死了，只有祖父還活着，而他是一個沒魂的人。這裡 面當然是有一個隱喻——祖父的身上空空蕩蕩，被政治和歷史洗劫一空，但是他很牛，他一直活着。

問：你的作品大多講香椿樹街上發生的故事，《黃雀記》也不例外。

答：是的，這個故事一直在寫。關於香椿樹街，這條我用小說打造出來的虛擬的一條街道和街道上發生的故事，始終未完成。我希望《黃雀記》可以成爲這條街道上一座地標式的建築。

問：爲什麼是地標式建築？

答：或者換種說法，希望它成爲一齣好作品吧。

問：之後，香椿樹街還會出現在你的作品中嗎？

答：還會繼續出現，這本書不是這個系列的終結。我不認爲這條街道會有寫完的一天，因爲它本身就是一個世界。

問：香椿樹街是沒有原型的？

答：沒有，完全是我虛構出來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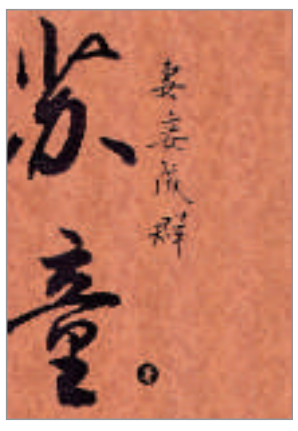
問：爲什麼取香椿樹街這個名字？

答：沒什麼特別原因。你見過香椿樹嗎？那樹長得很難看。

▶蘇童在自家院子種了很多花，他笑稱自己的生活接近於農民 本報攝

▶長篇小說《河岸》織就了蘇童對少年生活的追憶

▶《米》曾被改編成電視劇《大鴻米店》



▶張藝謀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改編自蘇童的《妻妾成群》

蘇童：我屬於比較懶的作家

蘇童喜歡美食，在香港短住的幾個月裡，不時去尖沙咀或銅鑼灣等地嘆點心。某種程度上說，蘇童是因爲「吃」，所以來到南京，雖然他自己並不承認。

上世紀八十年代，蘇童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那時候的北京有畢加索畫展可以看，也有人藝的莎劇《請君入甕》，可學校食堂裡永遠只有三個菜——炒白菜，炒土豆，炒白菜加一點點肉絲。

「我當時覺得，北京好是好，可我一個南方人，爲什麼要留在那裡天天吃大白菜呢？」畢業後，雖然就業情形好到十多家用人單位爭一個大學畢業生，但蘇童還是想都不想就回了南京。第一天去南京藝術學院上班，中午他在食堂見到餐牌上列了二十多種菜時，忍不住想：北師大的廚師們眞應該來這裡學習學習。

或許因爲食物，或許因爲江蘇出生的他對省會城市有某種天然的歸屬感，總之，蘇童一來到南京就知道自己會一輩子住在那裡。正是在他住在南京的二十幾年裡，他寫《大紅燈籠高高掛》成名，然後憑藉「香椿樹街」系列，一步步走入內地知名作家群列。

和年輕時的多產不同，最近十幾年的蘇童寫作速度減緩，平均三、四年出一部長篇，不急不慌。他的習慣是晚睡晚起，通常晚飯後開始寫作，四、五個小時後收筆，十二點左右準時睡覺。

他如今住在南京郊區，院子裡養了七、八種果樹和十多種不同顏色的月季和玫瑰，「天天和土坷垃打交道」。「我覺得我現在過的眞是接近於農民的生活。」蘇童說，有人質疑他這樣養花種樹是脫離生活，但他自己不覺得。「我活了五十多歲，見到的經歷的太多了，不用怕沒得寫，是寫得完寫不完的問題。」

香港的邊境禁區史

香港邊境禁區位於新界北部，毗鄰深圳，範圍由沙頭角海伸展至后海灣，面積達二千八百公頃。自一九五一年禁區設立以來，成爲香港與內地之間邊界的緩衝區域。在一九五〇年代，因中英雙方意識形態的對立，加上走私、偷渡時有發生，香港邊境禁區隨之設立。邊境村落，在中英夾縫中受到各種有形無形的限制和監視，從「邊城」發展至「圍城」。直至二〇一二年，封閉六十一年的禁區才陸續解禁。

對於香港特殊的歷史環境，三聯書店上月推出的新書《入境問禁：香港邊境禁區史》就詳細地記錄了這些史實，該書涵蓋了「邊境歷史」、「禁區發展」、「鄉村沿革」及「民俗民生」等章節，探討了「港英爲什麼要設立邊境禁區？」、「一九五〇年代末邊境禁區的設立及初期發展」、「一九六〇年代禁區政策的擴展及邊境局面」及「一九七〇年代至九〇年代的逃港潮及邊界鐵絲網」等問題。

因應禁區開放對深港關係的意義重大，且此區仍保留許多未受破壞的自然及生態環境、鄉村文化及歷史建築，故本書以明清時的新安縣發軔，敘述了該區在港英、日治及內地「文革」等歷史階段裡，深港邊界在保安對抗、鄉村沿革、風俗民情、經濟教育、自然及人文景觀等方面的不同歷史面貌。

書中並附有掌故軼聞，以村民作爲主體去透析他們怎樣再創造文化特性，勾勒出香港邊境禁區六十多年的歷史脈絡。（附錄是「邊境村落歌謠」，包括《本地哭嫁歌》（上頭歌）、《亞哥剪辮》和《客家革命歌——蜑民新婚儀式歌》（鹹水歌）。）

作者阮志，多年來業餘從事香港歷史及風物研究，曾在粉嶺龍躍頭進行長期考察，近年則集中探究香港邊境史及禁區村落。研究領域包括客家文化、香港及華南的天主教修會和傳教會歷史、旅遊文化史及珠江三角洲社會史等。著有《中港邊界的百年變遷：從沙頭角蓮麻坑村說起》、《香港新界北區的天主教歷史研究》等。

◀《入境問禁：香港邊境禁區史》於上月出版

先鋒書榜

社科類

一、流動的權利：水如何塑造文明？
出版：後浪出版公司
作者：〔英〕史蒂文・米森等

二、獨裁者手冊
出版：江蘇文藝出版社
作者：〔美〕布魯斯・布魯諾・德・梅斯奎塔等

三、MOMA亮點
出版：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作者：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四、多蘿西婭・蘭格
出版：浙江攝影出版社
作者：〔美〕帕特里奇

五、渡：書的信仰（思想卷）
出版：中央編譯出版社
作者：新京報

文學、小說類

一、生於午夜
出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作者：張曉舟

二、納博科夫評傳
出版：瀘江出版社
作者：〔英〕威利

三、盲目物語
出版：上海譯文出版社
作者：〔日〕谷崎潤一郎

四、思維的競賽：里皮自述
出版：譯林出版社
作者：〔意大利〕馬爾切洛・里皮

五、智日・燃
出版：中信出版社
作者：蘇靜

資料來源：先鋒書店

LIBRAIRIE AVANT-GARDE 先鋒書店